

赣文化论稿

——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

傅修延 著

GANWENHUA LUNGAO

LIUZHU WOMEN DE JITI JIYI



江西教育出版社



●白鶴 刘运珍摄影



●伏鳥雙尾青銅虎 赵可明摄影



● 牡丹亭 剧照 董江鸿摄影



● 江西师范大学校址纪念碑 董江鸿摄影

自序：不信东风唤不回

“赣文化”这个词出现于 1994 年，迄今为止已有十年历史。十年磨一剑，我把十年来写的赣文化文章收集成册，献给所有关注赣文化讨论的朋友。

十年前一个春天的晚上，几位志同道合的多年至交来到我家，要我牵头发起一次赣文化研讨会。这场情绪激昂的谈话一直持续到夜深，为两个月后成功召开的“赣文化与 21 世纪”学术研讨会打下了基础。我们谈到，既然我们不想下海经商也不准备离开江西，那么我们就应该为赣文化的振兴奉献自己的微薄之力。作为文化人，我们存在的意义就是延续和发展自身所属的文化。文化长河不能中断也不会中断，个人的一切终将如灰飞烟灭，唯有滔滔赣江千年万载奔腾不息。生命中最不能承受的是一个“轻”字，商品大潮惊涛拍岸以来，文化人感受到了种种空虚与失落，我们与这个世界的联系变得不那么牢固了。赣文化讨论紧连着我们的“根”，将我们拉向脚下这片生身立命的红土地。我们是在承接过去，创造现在，影响未来，这项工作为文化人的灵魂提供了安顿之处。为此，我们应当感谢世纪之交发生的这场赣文化大讨论。

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我刚从国外访学归来，那时江西的经济文化发展并不尽如人意，为了说明自己对家乡的复杂感情，我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特别引述了钱钟书的话：“眷恋宗邦，生死以之；与为逋客，宁作累臣。”另一位朋友则回应了陆九渊的一句话：“宇宙

内事,是己分内事;己分内事,是宇宙内事。”就是在这种思想驱使下,我和同道们一起花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来做弘扬赣文化的工作。坦率地说,赣文化活动从一开始就遇到不小的阻力,这项活动的意义即便到今天还不能说已为所有人理解,但我觉得只要持之以恒,播下的种子总有一天会生根发芽,赣人改变家乡面貌的决心一定会结出硕果。

收入本书第一部分“说赣话鄙”中的文章,大多具有较强的学术研究性质,属于本人在赣文化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它们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这些文章涉及的问题大多具有全局性,有的虽属个案讨论,但遵循的是“以小见大”的方法论原则,如《羽衣仙女与赣文化》等。文化是人类最重要的“集体记忆”,赣文化属于一切时空中的赣人,这种记忆不能在我们这一代失落,我所做的就是尽力发掘和恢复赣人的“集体记忆”。十年来我与同道们一起发动了三次赣文化研讨会——“赣文化与21世纪”、“文化大京九”与“赣文化与新世纪江西”,这三次讨论会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赣文化活动的历史进程,因此我将自己撰写的会议综述也一并列入于此。

收入第二部分“赣校兴隆”中的文章,看起来写的是我所在的江西师范大学,实际上并未偏离赣文化的范畴——这些文章的着眼点均为学校的文化建设。教育是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前身为国立中正大学的江西师范大学是赣地办学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校,作为执教二十多年的师大教师,我有责任为学校文化建设挥毫泼墨。所谓承薪火弘扬传统,说到底就是延续一所学校的“集体记忆”。我庆幸自己有一方可以稍稍施展的天地,在这里我可以与大家一道努力,将自己的文化理念变为现实。

顾名思义,第三部分“赣戏缤纷”中收集的都是戏剧方面的论文。戏剧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是地方文化中最靓丽的景观,由于家学渊源,我从小就读过不少传统戏曲作品,在赣剧等地方戏还算景

气的那些年头,我们一家几乎看过了江西省赣剧院上演的所有剧目。这部分中的三篇文章与其说是剧评,不如说反映了我为振兴江西戏剧做出的努力。赣人历来喜欢用戏剧来表现自己的梦想,我将自己参与策划的话剧《赣文化与21世纪之梦》(王新伟、夏汉宁)作为这部分的附录,用以记录我们这一代人对美好新江西的憧憬。

赣文化讨论中既有前瞻也有回眸,第四部分“岁月斑斓”中收集的是一些带有怀旧性质的散文。在检点这些文章时,我不无惊讶地看到自己对赣文化的兴趣居然在许多年前就已萌发。世界上一切事情都不是偶然的,赣文化大讨论只不过为我积蓄已久的热情提供了一个喷火口。这些文章就像是一组“老照片”,从一个侧面刻画出我的精神成长过程。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我成长的文化环境,我将《寻访书院街》(郑云云、徐锦忠)一文作为这部分的附录。

第五部分《鄱湖放歌》中的文章基本上属于文化杂感,这些文章记录了我的一些感触与言论。大千世界万象纷纭,人非草木岂能无情,人生本来就是一场文化之旅,文化人应当将自己的旅途观感化为歌吟。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文化,倘若不用文化来丰富我们的生活,人类便辜负了从猿到人这漫长的生命进化时光。青年时代的我曾经在鄱阳湖里开过三年船,在这些文章中我找到了当年站在船头迎风放歌的感觉。

第六部分《文化激荡》中的文章反映了我在异国他乡的心路历程。这一部分内容叙事性较强,北京人在纽约有许多遭遇,江西人在多伦多也有不少故事。踏上北美大陆时,我用“鄱湖舟抵美洲岸”来形容自己胸中的情感波澜,我发现只有处在异质文化当中,才能真正懂得自己所属的文化。隔着太平洋看故乡,缺点与不足固然尽收眼底,成绩与长处也更显珍贵,而且这时更感到自己对家乡的振兴负有责任。

收入第七部分《心香一瓣》中的是几篇纪念亲友的文章。上世纪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在赣鄱大地,我父亲可谓从头至尾地见证了20世纪的江西历史,因此他自己也被当成了赣文化研究的对象。我从父亲这辈人身上汲取了不少精神营养,但有一点始终望尘莫及,那就是在人生风浪面前显露出来的坚韧不拔与淡定从容。父亲生前最喜爱的诗句是“九转丹砂牢拾取,精金本是寻常铁”,对此我还要细细揣摩体会。农场老友郭志勇的溘然长逝也使我特别伤感,为了让读者了解鄱湖知青的友谊,我将家兄新南撰写的《遥望朱港》作为这部分的附录。

舞文弄墨这么多年,到现在才体会到提笔为文之不易。不敢奢望能臻圆融老辣之境,但求偶尔有一两段文字做到清爽悦目,获得读者会心一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章和人一样需要激情,胸中若有浩然之气,搦管时自会文思泉涌。赣文化大讨论有助于开阔视野振奋精神,这当然也让我增添了几分笔力,我当以笔为旗为振兴赣文化活动冲锋陷阵。

又是一年芳草绿。十年前的此时我们大声呼唤赣文化春天的到来,今天这种呼唤应当得到更多响应。“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现在人们已经开始认识到,“发展”并不单指发展经济,文化建设在某种程度上比经济建设更为重要。城市和乡村固然需要净化、绿化、亮化和美化,但最为需要的还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地区 and 没有气质的女人一样,永远与“美丽”二字无缘,只有文化才能赋予一个人或一个地区永久魅力。

2004年4月2日于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

目 录

自序 不信东风唤不回	(1)
------------------	-----

一、说赣话 鄙

说赣话鄙——赣文化的当代启示	(3)
羽衣仙女与赣文化	(15)
白鹤何时成“省鸟”?	(38)
赣地、赣山与赣水	(44)
消解“老表”称谓,优化赣人形象	(59)
陆墓沉思:悠悠赣魂何处觅?	(66)
赣文化:我们的生命与旗帜	(74)
话说“文化大京九”	(76)
“临川文化”的富矿亟待开发	(80)
带血啼鹃来纸上,东方人格入画图——读《文山诗选注》 ..	(83)
关于文天祥	(86)
井冈山漫议	(90)
弘扬井冈山精神,营造有利于江西经济发展的文化氛围 ..	(93)
江西人民盼小康	(99)
浙赣文化比较谈	(103)
赣文化——从大京九走向霞光灿烂的新世纪	(107)
赣文化与新世纪江西	(125)

二、赣校兴隆

老树逢春更著花——江西师范大学青山湖校区礼赞	(131)
弦歌声起瑶湖畔——江西师范大学瑶湖校区礼赞	(137)

留住我们的“集体记忆”——关于大学精神与文化建设 …	(149)
文化建设在师大	(159)
正大坊记	(169)
江西师范大学校址碑铭文	(170)

三、赣戏缤纷

浩荡母爱天地间——观看《围屋女人》小议	(179)
泥土芬芳生态花——吉安采茶戏《乡里法官》随想	(183)
新版赣剧《牡丹亭》——杜丽娘新世纪里最美的还魂	(187)
附录:话剧《赣文化与21世纪之梦》(王新伟、夏汉宁) …	(196)

四、岁月斑斓

虎口夺书忆读书	(225)
涛声依旧信江流	(228)
乡行三咏	(232)
百年老屋	(234)
我的风帆——对生活与事业的爱	(238)
回忆“七七级”	(242)
书院、大钟与缕金床	(245)
附录:寻访书院街(郑云云、徐锦忠)	(250)

五、鄱湖放歌

重读赵鑫珊	(261)
天鹅之歌——为王昭巽诗集《恩爱百年》而作	(264)
写自己能写的——为杨少华《半启的门》而作	(268)
《人文报》创刊感言	(271)
为刘弘喝彩	(274)

文学与国民教育	(278)
阿猫出走之后	(284)
书的游戏	(287)
知书者当应识礼	(289)
读《马语者》随想	(292)

六、文化激荡

异乡读书	(301)
异乡第一周	(304)
中国留学生的“性文化惊骇”	(311)
中国留学生与西方教会	(317)
中国功夫扬威北美	(322)
友谊地久天长?	(327)
我看警察	(329)
我是中国人	(331)

七、心香一瓣

九转丹砂牢拾取,精金本是寻常铁——徐先兆传略	(335)
百岁童心徐先兆——为父亲诞辰 100 周年而作	(354)
忆梅姑	(358)
告别老友郭志勇	(364)
附录:《遥望朱港》——纪念下放江西生产建设兵团 30 周年(徐新南)	(3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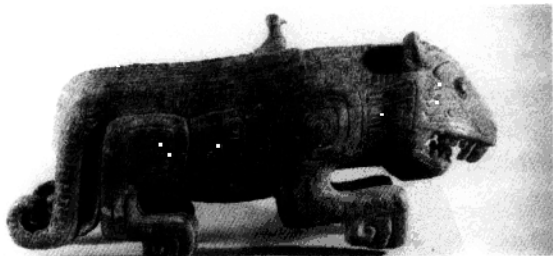
一、说赣话鄱



青铜双面神人像



玉羽人



伏鸟双尾表铜虎

赵可明 摄

说“赣”话“鄱”

——赣文化的当代启示

汉字是世界上最意味的符号，地名是了解区域文化的一把钥匙。

我在《羽衣仙女与赣文化》中略略涉及了“赣”字与鸟崇拜的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将“赣”字仅仅理解为鸟儿在章贡二水上空飞翔，任何皮相的析字游戏都会构成对赣文化的亵渎。赣文化为包括赣江流域与鄱阳湖地区的赣鄱文化，讨论赣文化，不能不细细揣摩“赣”、“鄱”二字，只有识读出其中包含的丰富文化内涵，才有可能真正懂得赣文化，从中获取有益的启迪。

一、说“赣”

赣江纵贯江西，赣鄱水系覆盖江西全境，用“赣”来代表江西是最自然的选择。赣江的正源为贡江，无论是从长度、流域面积还是从流量来看，贡江都大大超过了章江。旧时“贡”、“赣”二字可通，“赣”的另一读音为“贡”，作动词时意义为“赐”，所以孔子的弟子子贡（名赐）有时候又称子赣。然而“贡”对“赣”的贡献仅此而已，除了作为表音、表义的构形部件进入“赣”字外，它没有多少文化内涵可供发掘，意义相对也比较固定。

而“章”则不同，章江不仅是赣江另一源头的名称，有时它又

是整个赣江的代称。赣江又名豫章江,到唐代因避代宗讳改称章江,现在南昌城里还有“章江门”、“章江路”等地名。不仅如此,赣江有时又指上游的章江。《山海经·海内东经》曰:“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入彭泽西。”这里的赣水指的就是发源于崇义县聂都山的章江。为什么章江的地位会超越赣江的正源贡江?这是因为章江流域通连岭南,其政治军事意义非开发较迟的贡江流域所能比拟。公元前214年,秦将军屠睢率军驻扎在赣州至大余一带的章江流域,通过新修的大庾岭山路平定岭南。公元前201年,西汉王朝在今蟠龙镇一带的章水之滨建城设县,县名便是单单一个“赣”字。

“章”之所以在“赣”字中据有重要地位,还与“豫章”一词有密切关系。“豫章”在很长时间内指代江西,西汉初年设立的豫章郡,所辖十八县分布今江西省境的四面八方。然而,豫章在更早的时候又不是江西的地名,《左传》中多处提到“豫章”,将其理解为赣地均读不通。“豫章”的这种外来性,为我们提供了追踪“章”之来历的可能,也使“章”这个构形部件成为“赣”字之眼,在表义之外兼具标示文化渊源的功能。“章”者文(纹)也,江西的省树——樟树纹理成章,河南、河北交界处清漳、浊漳二水汇成的漳河也有清浊相糅的纹理。《山海经·北山经·北次三经》中有一段对漳水源头的描述:

又北二百里,曰发鸠之山,其上多柘木。有鸟焉,其状如鸟,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卫,其鸣自詵。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游于东海,溺而不返,故为精卫。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漳水出焉,东流注于河。又东北百二十里,曰少山,其上有金玉,其下有铜。清漳之水出焉,东流于浊漳之水。

这个地方不仅上有金玉下有铜,而且从古到今都出产不屈不挠的精神。发鸠之山不仅流出了漳水,也流出了中国神话中最精

彩的鸟的传说——精卫填海故事；到了二十世纪后半，人们又发扬斗地战天精神，在漳河上游山西境内修建了著名的红旗渠。何光岳考证，居住于漳河流域的章人在商代中叶南迁至湖北安陆县的章山（又称豫章山）、章水、南章一带，与当地分布的越人结合成越章双胞胎族。楚子熊渠自称楚王后征服了越章地区，将其第三子执疵封为越章王，一些不愿臣服于楚的越章人再南迁至江西、浙江和福建等地，于是就有了这些地方的豫章、章江、句章、漳江、漳州、漳浦和漳平等地名。^①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江则认为：《左传》中“豫章”大多指江淮流域地名，有一次指江淮当地土著民族徐夷图腾柱，公元前536年楚国灭徐伐吴，战乱中江淮土著人迁移过江至江西境内，刘邦统一中国后便把徐国移民居住地命名为“豫章郡”。何光岳与陈江的叙述都有一定的猜想成份，但又不无道理，我们不妨按照他们的共同思路，将全国各处含“章”之名理解为遗民的“怀乡情结”使然，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全国会有许多豫章与章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山也章，水也章，城也章，村也章，路也章，树也章”的现象。豫章之名从北方移来并不奇怪，我国历史上多有迁移乃至侨置郡县的事情，北美新大陆的许多城市沿用欧洲旧大陆的名字，如加拿大安大略省的伦敦、滑铁卢和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巴黎等。故园之思系人之常情，世界上凡有移民的地方，都会出现这种“一名多地”的现象。

一个简单的“章”，拉近了赣地与周边许多地方的距离，让人依稀觉出今日赣人的倔强执着其来有自。精卫填海的故事，只能是由发鸠山下的章人首先讲述，然后才在更为广大的人群中传播开来。这个故事与羽衣仙女故事没有血缘关系，但它们同是讲述年轻女子向鸟儿的“变形”，而且故事的背景也与水、飞翔和游泳有关，这三个共同因素引人深思。懂得了这个“章”，识读“赣”字第三个构形部件——“贡”上之“文”便减少了一些困难。古人造字的逻辑乍看难以理解：既然章贡合成赣，为什么右上角还要加上

一个反文？从方块汉字的构图上看，加上这个反文以后，“赣”字的右边似乎有点累赘。然而从汉字的象形属性去揣摩，这个构形部件就不是无缘无故加上去的。我从《说文解字》中将“赣”字的籀体抠出放大，见者无不称其右边像一只飞鸟。“赣”字中的这只鸟，就像“闽”、“蜀”、“蘇”、“鲁”、“豫”等省名中的“虫”、“鱼”、“象”一样，都是暗示这些地方与某种动物曾经有过的特殊联系。古代“闽蜀同风，其中有虫”之类的说法，说明人们相当看重这些省名的动物文化内涵。从这个角度看，“赣”字里埋伏的这个鸟形，是老祖宗对后人的一种提示。有些省名和“赣”字一样，表面上已经看不出什么，但若细加考究，仍能发现一些蛛丝马迹，如“鄂”、“粤”字下面的“亏”状弯钩其实也是鸟的变形。除了“章”、“贡”、“文”三个构形部件外，“赣”字还有一个看不见的构成因素，这就是它的发音。“赣”、“干”同音，“赣”的正读应与“干”有密切关系。江西境内有不少干人活动的遗痕，新干（新淦）曾有干姓，奉兴有干洲，余干有干越渡、干越亭等。据说干人的前身是干戈二族合成的寒人，夏朝灭亡寒国后，干人在徐州一带立国，春秋时南迁至今天的扬州地区。吴灭干后，干人与吴人、越人结合而成干吴和干越，一支干人可能是因吴征调而迁至姑苏，另一支来到江西的余干（馀汗）。干人在南迁过程中留下了与“干”、“寒”有关的一些地名，如徐州的寒山、姑苏城外的寒山、扬州的邗江和松江的干山等，根据这种逻辑，江西的“馀汗”、“新淦”也和干人脱不了干系，这两个县名后来简化为“余干”和“新干”不无道理。“赣”字不是江西的专利，徐州东北有赣榆县，赣榆附近的琅琊出过以赣为姓的汉代大儒赣遂，这些都说明“干”“赣”难分，干人在北方还有留居旧地的遗民。如果说越章人是由鄂入赣，那么干人（干越人）则是由浙入赣：从浙江的“余杭”、“余暨”、“余姚”到江西的“余干”，这些“余”打头的古越语地名画出了他们迁徙的轨迹，^②这意味着干人是先抵达鄱阳湖地区（古代余干的辖区包括鄱阳湖

东面的赣东北一带),然后才进入赣江流域。鄱阳湖边曾有一个名为“泉阳”的县,《山海经·海内南经》说“赣巨人”又名泉阳,这是否说明赣巨人先在鄱阳湖一带活动?所谓“赣巨人”,是否指相对矮小的越人来说体型较大的北方干人?历史上著名的铸剑师干将就是干人之裔,相传他曾在松江附近的干山为吴王铸剑,曹丕《列异传》中记载了干将之子赤鼻为父报仇雪恨的故事,鲁迅在《故事新编》中对这个故事作了进一步的演绎。赤鼻又名“眉间尺”,意思是两眉间有一尺宽的距离,按这种比例来推断,他的身材必定十分高大。对“干”的解释众说纷纭,有一种说法是干人即居住干栏之人,也有人根据“干”在甲骨文与金文中的形状,认为它是盾、竿之类的武器。后一种说法与干人勇武善战、长于制作武器的特征相符。古代文学作品中对“干将宝剑”和“干越之剑”的称颂不绝于缕,今天出土的吴王剑仍然利可断发。值得注意的是,赣东北一带分布着德兴、永平等特大型铜矿,江西的铜蕴藏量位居全国之首,干人在余干居留下来正能扬其所长。也许是由于“赣”字笔画较多,有些人为了省事将它写成“火干”,南昌街头的招牌中现在还能见到这种不合规范的写法,这个错字倒是歪打正着地暗示出赣地先民的冶锻之长。

二、话“鄱”

赣江注入鄱阳湖,说“赣”还须话“鄱”。

“鄱”即“番”,耳旁为变成地名后所加。“番”有三义。其一曰“兽足”。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曰:“下象掌,上象指爪”,意思是说“番”上面的“采”像野兽的指爪,下面的“田”像野兽的脚掌。其二曰“播种”。“番”即古代的“播”,一些文字学家认为它是摹拟田间的播种动作,上面的“采”为手撒种籽之状。^④其三曰“蕃衍”。1982年,广州市三元里瑶台汉墓出土一男俑,断发文身,左